

# 怪盜紳士

## 一、警報

三月的巴黎，塞納河上瀰漫著細雨。

凌晨兩點，羅浮宮的警報突然響起。那聲音尖銳而持續，刺破了博物館沉睡的靜謐，在空曠的大理石走廊裡迴響，像是某種長久被壓抑的東西終於在夜裡嘶吼出聲。

保安隊長莫羅是第一個衝進德農館的人。他五十二歲，在羅浮宮工作了二十八年，從未遇過真正的大盜。他的靴子踩在地板上發出急促的回響，手電筒的光束在黑暗中橫掃，照亮了一幅又一幅沉默的名畫——波提切利、卡拉瓦喬、委拉斯奎茲，那些古老的眼睛在黑暗中凝視著他，彷彿早已知道今晚要發生什麼。

第七展廳。

他推開沉重的雙扇門，電燈噙地全部點亮。

牆上，那個位置，掛的是蒙娜麗莎。或者說，應該掛的是蒙娜麗莎。

現在那裡只剩下一個空著的畫框，木框邊緣精準而整齊，像是一個被清空的相框。莫羅愣了整整五秒，才終於找回了自己的聲音。

「她不見了，」他掏出對講機，聲音顫抖，「蒙娜麗莎不見了。」

## 二、維克托·潘

聖日耳曼德佩區，一棟十九世紀石砌建築的頂樓公寓。

維克托·潘在凌晨兩點四十分接到電話時，並沒有在睡覺。他很少在這個時間睡覺。他坐在窗邊的高背椅上，面對著那面他稱之為「思考牆」的軟木板，上面釘著剪報、手繪草圖、不同城市的地鐵路線圖，以及用五種顏色的細繩牽連起來的人名和地點，形成一張只有他自己能讀懂的蜘蛛網。窗外，巴黎的屋頂在細雨中泛著幽暗的光，遠處的艾菲爾鐵塔如一根鐵針刺入低垂的雲層。

他四十一歲，中等身材，有一張讓人難以記住卻又無法忘記的臉——沒有特別突出的特徵，但那雙深棕色的眼睛例外。那雙眼睛看人的方式讓許多人感到不安，不是敵意，而是一種平靜的、外科手術式的分析，像是在看穿皮肉，直接盯著骨骼的結構。他在巴黎沒有正式的職稱，沒有辦公室，也沒有名片，但凡是在這座城市遇上難解的案子，總有人記得他的電話號碼。

「羅浮宮失竊，」刑事督察杜邦站在他公寓的門口，雨衣還在滴水，聲音裡有一種剛從床上被挖起來、還沒完全清醒的怒氣，「蒙娜麗莎。館方希望你去看看。」

維克托·潘已經套上他那件舊米色風衣，手裡拿著帽子。「有人留下紙條了嗎？」

杜邦一愣。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因為偷蒙娜麗莎的人，不可能只是為了錢。」維克托·潘推開門，側身讓杜邦先行，「世界上沒有人能公開賣掉蒙娜麗莎，它太知名了，任何市場都接不住它。所以動機一定是別的。而一個有別的動機的人，通常也有話想說。走吧，兩夜的現場細節消失得比你想像中快。」

### 三、現場的線索

凌晨三點的羅浮宮德農館，已經聚集了十幾名刑警和技術人員，但整個展廳依然籠罩在一種不真實的靜默裡。人們壓低聲音說話，腳步也放得很輕，彷彿不知道如何在這個空著的畫框面前表現自己。

空著的畫框靜靜懸在牆上，四周的燈光把那個空白的矩形照得格外清晰。防彈玻璃罩被整齊地移開，擺在地板上，反射著展廳燈光。維克托·潘蹲下，從口袋裡取出一個小小的放大鏡，開始仔細檢視地板的紋路和畫框的邊緣。他的動作很慢，像是一個擁有充裕時間的人，而他確實有——好的推理從來不急。

「玻璃罩重三十公斤，」他說，聲音平靜，不像是在對人說話，更像是在對自己確認某件事，「得兩人操作，而且需要專業的移動工具。感應器還亮著綠燈——你注意到了嗎，莫羅隊長？——這說明系統從內部被暫時關閉過，不是外部破解，是有人知道代碼。畫被取下的方式極為專業，畫框沒有任何刮痕，掛鉤完好無損，這不是倉皇行事，而是從容作業。估計他們在這裡待了至少二十分鐘。」他站起身，「這是一個或幾個準備非常充分的人。」

「紙條在這裡，」莫羅遞過來一個透明證物袋，裡面是一張對折的白色卡片，卡片的紙質厚實，邊角挺直，一看便知是高價的私人訂製文具。

維克托·潘接過袋子，隔著塑膠薄膜仔細端詳了幾秒，才打開取出卡片。杜邦在旁邊打亮手電筒。卡片上只有一行細細的鋼筆字，筆鋒流暢，字體帶著一種不慌不忙的優雅：

「感謝羅浮宮的盛情款待。她需要一個更好的家。——羅蘋」

展廳裡一片沉默。

「真的是他，」杜邦低聲說，語氣介於憤怒和某種說不清楚的敬畏之間。

維克托·潘把卡片翻過來對著光線，仔細看著紙張的纖維。「墨水是昨天的，但折痕是三天前就壓好的。你看這個折線的邊緣，已經有輕微的纖維鬆弛，這需要至少七十二小時。」他把卡片放回袋中，「他很早就打算留下這張字條——整件事是計畫的一部分。他想讓我們知道是他。這不是炫耀，這是一種通知。」

「通知我們什麼？」杜邦問。

「通知我們，這件事還沒有結束。」

#### 四、館長的秘密

羅浮宮館長柯洛的辦公室在黎塞留館三樓，窗外可以俯瞰中庭和拿破崙廣場。當維克托·潘和杜邦督察抵達時，柯洛已經穿戴整齊地坐在辦公桌後面，西裝筆挺，領帶打得一絲不苟，彷彿根本沒有睡過覺——或者說，他壓根沒打算睡。

他六十二歲，在博物館界有著無可挑剔的聲譽，三十年的從業生涯中以嚴謹和清廉著稱。此刻他的表情平靜，雙手交疊在桌上，但那種平靜顯得太刻意，像是一扇關得太緊的門。

「警報系統上週剛完成年度維護，廠商是帕克安保，週五下午完工，週六我們重新啟用了系統，一切正常，」他說，語氣克制，「技術團隊共六人，都有記錄在案，每個人的進出時間都有門禁系統存檔。」

「維護期間，技術人員是否有機會單獨在展廳內工作？」維克托·潘問。

「我們有陪同規定，理論上不允許，但……」柯洛停頓了一下，「實際執行中，可能有短暫的空檔。」

維克托·潘在辦公室裡緩緩走動，目光掠過每一件擺設——書架上整齊排列的藝術史著作，牆上掛著他與各國文化部長的合照，辦公桌角落的一個黑色鋼筆架。然後他的目光停在桌上一個精緻的銀框相片上，照片裡是柯洛和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女人，兩人笑著站在一片蔚藍的海岸邊，背景是里維埃拉的陽光和棕櫚樹。

「你女兒？」維克托·潘問。

「是的，」柯洛說，臉上第一次出現了一絲真實的情緒，溫柔而迅速，隨即被壓了下去，「她在尼斯。」

「有趣，」維克托·潘在他桌前停下，「帕克安保這次的維護報告，我在來之前在網路上查到了他們的公開記錄——他們有一位主要技術員，負責羅浮宮

西翼的感應器校準。那位技術員的緊急聯絡人欄位，填的是一個尼斯的電話號碼，以及一個女性姓名，和你女兒同姓。」

柯洛的臉色白了一分。

「你把她的號碼給了一個安保技術員，」維克托·潘說，語氣平靜，幾乎是溫和的，「這種事情不像是偶然。柯洛館長，有人接觸了你，對嗎？」

長達十幾秒的沉默。窗外，巴黎的雨還在下，中庭的地磚上積起了淺淺的水窪，玻璃金字塔的燈光在水面上搖晃。

「我沒有直接參與，」柯洛最終開口，聲音低沉，「我只是……提供了一些資訊。維護的時間表，感應器的型號，系統的啟用流程。我以為只是資訊，我不知道他們會——」他停住了。

「你知道是誰聯絡你的嗎？」

「一個中間人。他說只是學術研究，了解一下博物館的安保標準。我……我是個蠢人，」柯洛說，聲音裡有種老人特有的疲倦，「我被人當工具使了。」

## 五、亞森·羅蘋

調查的轉折來自當天下午。

維克托·潘在下午兩點回到公寓，他確定出門時桌上什麼都沒有。他有這個習慣，離開前他會掃視整個房間，記住每一樣東西的位置，像是一台安靜運行的攝影機。但現在，咖啡桌的正中央，多了一封信。

信封是奶白色的高級紙張，厚實而略帶紋路，深藍色火漆封口，印著一個「L」字的浮雕印章。維克托·潘站在那裡，看著這封信，沒有立刻去碰它。他先環顧了整個公寓——窗戶、後門、頂部的天窗——然後走向桌子，戴上薄薄的棉布手套，才拆開了信封。

裡面是一張手寫短箋，鋼筆字跡，與展廳裡那張卡片上的筆跡如出一轍：

「潘先生，您比我預期的更快抵達現場，這讓我印象深刻。柯洛館長是個可憐的人，被人利用了，請對他寬容一些。真正的委託人另有其人——請查一查，三個月前，是誰向館方申請借展蒙娜麗莎，卻遭到拒絕。那個人的目的，遠比一幅畫更大。我只是先把她帶走，讓她暫時待在一個安全的地方。如果您想要她平安回家，我們可以談。——A.L.」

杜邦督察在旁邊讀完，沉默了片刻。「他在幫我們？」

「他在引導我們進入他的遊戲，」維克托·潘把信放在桌上，在窗邊站了一

會兒，望著外面灰色的天空，「羅蘋做事從來不是單純的。他偷了蒙娜麗莎，這是事實。但他同時也在給我們一條線索，這說明他的目標不只是這幅畫本身。」他轉身，「去查三個月前的借展申請。」

## 六、幕後的影子

答案在傍晚六點浮出水面。

三個月前，一個名叫蔚藍基金的私人機構向羅浮宮提交了一份借展申請，希望將蒙娜麗莎短期借展至摩納哥，用於一場名為「文明的對話」的文化交流展覽。申請附有詳盡的計畫書和相當可觀的保險承諾，但被館方以安全理由拒絕。申請人的姓名：馬頌，蔚藍基金理事長。

維克托·潘花了整個下午查他的背景。

馬頌，五十八歲，波爾多葡萄酒家族出身，後來轉型為藝術品收藏家，在摩納哥和日內瓦都有據點。表面上，他是歐洲藝術圈裡活躍的慈善家和贊助人，口碑不錯。但在表面之下，三年前他曾涉嫌一起橫跨法國、義大利和黎巴嫩的文物走私案，案子最終因為關鍵證人在庭前突然撤回證詞而不了了之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過去五年的國際拍賣市場上，馬頌曾十一次出高價競標與達文西相關的手稿、素描和習作——全部失敗，但每一次出價都高得離譜，像是一個不計代價的人。

「他在蒐集達文西，」維克托·潘說，把資料推到杜邦面前，「不是達文西的作品，而是達文西這個符號本身。蒙娜麗莎是達文西最知名的標誌，拒絕讓他借展，對他來說是一種羞辱。」

「那他要把畫送去哪裡？」杜邦問。

「一個我們不容易找到的地方，」維克托·潘說，「但也許，」他拿起桌上那封奶白色的信，「有人比我們早一步知道答案。」

## 七、塞納河畔的交換

當晚十一點，維克托·潘獨自來到塞納河的藝術橋旁。

他沒有告訴杜邦自己要去哪裡。這不是因為不信任，而是因為有些對話，在警察在場的情況下，根本不會發生。細雨已經停了，空氣裡留著雨後巴黎特有的那種潮濕的清冷，混著塞納河的水腥氣和附近麵包店早班烤爐開始預熱的氣味。橋上沒有遊客，昏黃的路燈把鐵欄杆的影子斜斜投在石板地面上。

他等了七分鐘。

「您準時，」一個聲音從橋的另一端傳來，平靜而帶著笑意，「我喜歡準時的人。」

那個男人從燈光的暗影裡走出來，穿著深色的長款大衣，帽沿壓低，臉的大半藏在陰影裡。但他走路的姿態是一種訓練有素的悠閒，每一步都恰到好處地輕，像是他整個人對重力有著特殊的理解。

「羅蘋，」維克托·潘說，語氣不像是確認，更像是陳述。

「潘先生，」對方微微欠身，是一個帶著舊時代禮儀感的動作，「很高興終於有機會當面說話。」

「蒙娜麗莎在哪裡？」

羅蘋沒有立刻回答。他走到欄杆旁，俯身看了一眼黑暗的河面，然後轉過頭來。「她在一個安全的地方，溫度和濕度都維持在標準範圍內，比她在羅浮宮的展廳裡還要穩定，如果你想知道的話。」

「我想知道的是你打算怎麼做。」

「馬頌今晚會去北站附近的一個私人倉庫，」羅蘋說，語氣輕描淡寫，像是在說天氣，「那個倉庫裡，除了他打算用來和我交換蒙娜麗莎的東西，還存著他另一批收藏品——十幾件我花了三個月時間追蹤確認來源的走私文物，其中包括兩件 2011 年從開羅博物館失竊的古埃及文物，和一件 2015 年從那不勒斯消失的羅馬銀盤。足夠讓他進監獄二十年的東西。」

維克托·潘沉默了片刻。「你的人已經在那裡了？」

「是的，但我需要警察在場，讓這件事合法地結束，而不是變成我單方面的一場把戲。你明白的。」

「你為什麼不直接通報？」

羅蘋停了一秒，那短暫的停頓裡有某種難以辨識的東西一閃而過，然後他輕聲說：「因為我保管了蒙娜麗莎，督察不會信任我說的話。但你不同，潘先生，你讓人信服，這是一種很難得的能力。」他向欄杆靠去，「此外，」他補充，「我想讓正確的人在正確的時刻出現。這樣的結局，比較乾淨。」

「你說的正確的人，是我？」

「今晚是的，」羅蘋說，語氣裡有一種調侃，卻不令人不快。

維克托·潘看著他，那雙深棕色的眼睛在昏黃的燈光下有一種冷靜的光澤。「畫，明天一定會回到羅浮宮嗎？」

「明天清晨七點之前，它會出現在羅浮宮廣場的玻璃金字塔前，包裝完

好，」羅蘋向後退了一步，走向橋的另一端，「以我的名聲擔保。你知道我看重這個的。」

他轉身，消失在橋那端的黑暗裡，腳步聲輕得像雨落在水面上，幾乎聽不見。

維克托·潘站在原地，看著那個消失的背影，在心裡把這個男人又重新估算了一遍。

## 八、倉庫

維克托·潘在午夜前趕到了杜邦督察的車上，把地址告訴了她。

「你是從哪裡得到這個地址的？」杜邦問，同時已經啟動了引擎。

「一個可靠的線人，」維克托·潘說，「先去，問題等之後再說。」

北站附近的那棟倉儲建築外表普通，夾在幾棟工業廠房之間，如果不是知道要找什麼，走過去也不會多看一眼。杜邦叫來了四名備勤刑警，他們在午夜十二點四十分抵達現場。

馬頌正在那裡。他帶著兩個助手，正在清點那些用黑色防塵布覆蓋的收藏品，神情專注，完全沒有料到會有人在今晚造訪。當警察的手電筒照亮了那個空間，他轉過身來，臉上閃過一秒的錯愕，然後迅速變成了一種習慣性的鎮定。

「這是私人財產，你們沒有搜查令——」

「搜查令在這裡，」杜邦把文件遞上去，「馬頌先生，請不要移動。」

那個夜晚結束時，現場共查獲十七件來源存疑的藝術品，其中三件已在國際刑警組織的失竊文物資料庫中有明確記錄。馬頌和他的兩名助手當場被捕。

## 九、回歸

羅蘋說到做到。

隔天清晨六點五十三分，羅浮宮廣場的玻璃金字塔前，一名最早到班的清潔工發現了一個大型木箱，放在廣場石板地上，包裝嚴密，用的是博物館標準的橘紅色無酸紙和防震泡棉，像是從博物館自己的倉儲室裡搬出來的。箱外側面貼著一張手寫的紙條：

「請交還給她的家人。」

蒙娜麗莎完好無損。達文西的筆觸，那個神秘的微笑，那雙不偏不倚看著

你的眼睛——一切都在，沒有任何損傷，甚至連畫布背面的支撐結構也沒有被觸動過。館方的修復師在場檢視後，幾乎不敢相信這幅畫曾經離開過那面牆。

柯洛館長以提供內部資訊協助盜竊罪被起訴，在警方問訊結束的當天下午提出辭職。帕克安保的技術員坦承收受馬頌的賄賂，在維護期間在感應器系統中植入了一個可遠端操控的臨時關閉程式。馬頌的案子移送檢察官辦公室，預計審判程序需要一年以上。

《費加洛報》的頭版標題是：「世紀竊案，失而復得——蒙娜麗莎安然歸位」。但關於羅蘋的部分，警方的官方聲明只有一句話：「犯嫌身份不明，案件仍在調查中。」

## 尾聲

幾天後，維克托·潘在公寓桌上又發現了一封信。

同樣的奶白色信封，同樣的深藍色火漆，同樣的「L」字印章。他在那封信前站了一會兒，然後才戴上手套拆開。

裡面只有一行字：

「下次再合作。——R」

維克托·潘把信釘在軟木板上，在旁邊用鉛筆寫了一個問號，然後後退一步，看著整面牆。那張蜘蛛網的最中央，現在多了這封信，連著幾條新的細繩，伸向幾個他還不知道答案的名字。

他在椅子上坐下，拿起一杯放涼了的咖啡，喝了一口，表情沒有任何變化。

窗外，巴黎的三月正在走向春天。陽光難得地好，把聖日耳曼教堂的石塔照得如同白金，塞納河在遠處的屋頂縫隙間閃著碎光。偶爾有鴿子從簷邊飛過，帶起一陣輕微的撲翅聲。

維克托·潘望著窗外，那雙深棕色的眼睛一如既往地平靜，像是早已看透了某件他還不打算說出口的事。

他想起了橋上那個背影，輕盈得像不屬於這個世界的人。

然後，他微微笑了一下，重新把目光轉向那面軟木板，開始拉動一根新的細繩。